

一取汗之法當取於自然不宜急暴但服以湯劑蓋令溫暖使
得津津微汗稍令久之則手足俱周徧身通達邪無不散矣
若一時逼之致使如淋如洗則急遽間衛氣已達而營氣未
周反有不到之處且恐大傷元氣非善法也余嘗見有子病
者其父母愛惜之甚欲其速愈且當溫暖之令覆以重被猶
恐不足而以身壓其上子因熱極呼叫其父母曰猶未也須
再出些方好及許久放起竟致亾陽而斃之是但知汗出何
妨而不知汗之殺人此強發之鑑也○又有邪本不甚或挾
虛年衰感邪等證醫不能察但知表證宜解而發散太過或

誤散無效而屢散不已因而卽被其害者有之或邪氣雖去
遂致胃氣大傷不能飲食而羸憊不振者有之此過汗之戒
也○凡發汗太過一時將至亡陽或身寒而慄或氣脫昏沉
等候速宜煎獨參湯一兩許飲之或甚者以四味回陽飲速
爲挽回庶可保全否則恐致不救

一脈有忌汗者如傷寒論曰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
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弦爲陽運微爲陰寒上實下虛
意欲得溫微弦爲虛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不能自還○傷
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不可汗汗亡津液必大便

難而讖語○少陰病脉微不可發汗以亾陽故也○傷寒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下也○尺脉弱而無力者切不可汗下○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

景岳子曰按以上忌汗諸脉可見仲景大意故凡治傷寒但見脉息微弱及沉細無力者皆不可任意發汗然欲去外邪非汗不可而仲景云脉微弱者不可發汗夫脉弱非陽既不可用寒涼而寒邪在表又不可用攻下然則舍汗之外又將何法以治此表邪乎不知温中卽可以散寒而強主卽可以

逐寇此仲景之意豈不盡露於言表而明悟者當心會之矣
且凡病外感而脉見微弱者其汗最不易出其邪最不易解
何也正以元氣不能托送卽發亦無汗邪不能解則愈發愈
虛而危亾立至矣夫汗本乎血由乎營也營本乎氣由乎中
也未有中氣虛而營能盛者未有營氣虛而汗能達者脉卽
營之外候脉旣微弱元氣可知元氣愈虛邪愈不解所以陽
證最嫌陰脉正爲此也故治此者但遇脉息微弱正不勝邪
等證必須速固根本以杜深入專助中氣以托外邪必使真
元漸克則脉必漸盛自微細而至滑大白無力而至有神務

令陰脉轉爲陽脉陰證轉爲陽證斯時也元氣漸克方是正
復邪退將汗將解之佳兆故凡治表邪之法有宜發散者有
宜和解者有宜調補營衛者如果邪實而無汗則發散爲宜
有汗而熱不除則和解爲宜元氣虛而邪不能退則專救根
本以待其自解自汗爲宜此逐邪三昧萬全之法也今有庸
流但見其外不見其內每不論證之陰陽脉之虛實但知寒
涼可以退熱但知發散可以解表不知元陽一敗則土崩瓦
解立見潰矣反掌殺人而終身不悟是真下愚不移者也若
而人者亦可謂之醫乎

一證有忌汗者如傷寒論曰當汗者下之爲逆當下者汗之爲逆○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以重亾津液也○汗家不可發汗○陽虛不得重發汗○衄家不可發汗○亾血家不可發汗○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瘡家雖身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瘡○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汗出則四肢厥逆冷○諸動氣不可發汗

動氣義詳後論下

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飲食不能入者病在胸中當吐之

曰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按此二節前節言胸有寒者謂

寒邪也所以當吐後節言膈上有寒飲乾嘔者謂中寒也所以宜溫然則前節之言寒者言寒邪之實後節之言寒者言胃氣之虛均謂之寒而有虛實之異實者宜吐吐則散也虛而吐之則胃氣愈虛病必更甚矣此等要處最當詳察

曰病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脉反遲而寸脉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則止

曰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此爲吐之內煩也○按此以太陽證有不當吐而吐者必邪熱

乘虛入胃故致內煩也

一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

一凡用吐藥中病即止不必盡劑也

一寸脈弱而無力者切忌用吐

論下 十六

論曰三陰皆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此詳義見前六經
證

曰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按此以
心下鞭而熱在藏即脈雖浮大者病亦屬裏故不宜發汗而

當攻內也

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按此以陽明內熱而爲頭痛也故可攻之

曰陽明病外已解而潮熱者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雖多而微發熱惡寒者表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

曰陽明病胃中有燥屎者可攻之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也

曰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宜大承氣

湯

曰陽明病發熱汗多者熱在裏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曰陽明病發汗不解腹滿痛者邪在裏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曰病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

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曰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或心
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曰陽明少陽合病脉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一條必須兼脉證而察之蓋傷寒之脉滑數者多若

無脹痛等證未必卽爲宿食故不可單據滑數之脉便認作可攻之證

曰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也○按此一條言若非大滿而猶生寒熱者是表病猶不除也尚不可下

曰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徐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人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按此一條言外無表證內有堅滿然後可下正以見下不宜輕輕下者爲

禍不小也

曰太陽病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若表未解者不可攻當先解表表已解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

一凡傷寒當下者不宜用丸藥以丸藥不能滌蕩熱邪而但能損正氣也○又凡治傷寒熱邪傳裏者服下藥後仍用鹽炒麩皮一升許將絹包於病人腹上款款熨之使藥氣得熱則行大便必易通也

一脈有忌下者如傷寒論曰傷寒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

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寸口脉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爲
大逆○關脉弱胃氣虛有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則寒起○尺
脉濇弱無力者不可下○大便鞅者當下之設脉遲緩者不
可下裏氣不實也○脉虛細者不可下○脉浮者不可下○
脉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爲陽
遲微爲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溫微弦爲虛虛者不宜下也
○脉浮而大浮爲氣實大爲血虛血虛爲無陰孤陽獨下陰
部者醫以爲熱而復用毒藥攻其胃此爲重虛客陽去有期
必下如汚泥而死○脉濡而緊濡則陽氣微緊則榮中寒陽

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心內煩醫謂有大熱解肌而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裏俱虛竭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快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當溫反下之安可復追還○脉久數者非外邪也不可下之○脉細數者非實邪也不可下○結胸證其脉浮大者邪未入府也不可下下之則死○大抵傷寒最宜慎下若脉息無力及表證未罷者不可亂投湯劑下之爲逆

一證有忌下者如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下之爲逆○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邪在表也不可下○陽明病若微

發熱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下○陽明病潮熱大便初鞭後
溏者不可攻○陽明病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溏者非實熱也
不可攻之○陽明病其熱不潮者未可與承氣湯○陽明病
雖有潮熱而大便不鞭者不可與承氣湯○不轉失氣者其
內不堅慎不可攻也○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攻之利
遂不止者死鞭在心下者其邪在胸膈猶未入府也故不可
攻○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
攻也○病欲吐者不可下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此嘔
多者病在上焦病在上而攻其下取敗之道也○陽明病若

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亦死○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
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陰強無陽者雖其大便堅鞭亦不
可下下之則清穀腹滿○陰陽俱虛惡水者若下之則裏冷
不嗜食大便完穀出○陽微者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鞭○
惡寒者不可下○小便清利者火不盛也不可下○諸四逆
厥者不可下○咽中閉塞者不可下○發汗多亡陽譫語者
不可下○諸虛者不可下下之則陽虛而生寒仲景曰極寒

反汗出身必冷如水其有眼睛不慧語言不休口雖欲言舌
不得前者皆死○陰虛水虧虛煩虛躁者不可下重亾其陰
萬無生理矣

看目 十七

夫治傷寒須觀兩目或赤或黃赤者爲陽證若兼六脈洪大有
力或躁而渴者其熱必甚輕則三黃石膏湯重則大承氣之類
主之

一凡目色清白而無昏冒閃爍之意者多非火證不可輕用寒
涼

一 眼眵多結者必因有火蓋凡有火之候目必多液液乾而凝所以爲眵卽如肺熱甚則鼻涕出是亦目液之類也

一 目睛上視者謂之戴眼此屬足太陽經之證蓋太陽爲目之上綱而與少陰爲表裏少陰之腎氣大虧則太陽之陰虛血少故其筋脈燥急牽引而上若直視不轉者尤爲凶候欲治此者速當以培陰養血爲主今人不知皆云爲風若用風藥則陰愈虛血愈燥矣其有不顛覆者未之有也

舌色辨 十八

舌爲心之官本紅而澤凡傷寒三四日已後舌上有胎必自潤

而燥自滑而濇由白而黃由黃而黑甚至焦乾或生芒刺是皆
邪熱內傳由淺入深之證也故凡邪氣在表舌則無胎及其傳
裏則津液乾燥而舌胎生矣若邪猶未深其在半表半裏之間
或邪氣客於胸中者其胎不黑不澁止宜小柴胡之屬以和之
若陽邪傳裏胃中有熱則舌胎不滑而澁宜梔子豉湯之屬以
清之若煩燥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之類主之大都舌
上黃胎而焦澁者胃府有邪熱也或清之或微下之金匱要畧
曰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然必大便燥實脉沉有力而大渴
者方可下之若微渴而脉不實便不堅胎不乾燥芒刺者不可

下也其有舌上黑胎而生芒刺者則熱更深矣宜涼膈散承氣湯大柴胡之屬酌宜下之若胎色雖黑滑而不澁者便非實邪亦非火證非惟不可下且不可清也此辨舌之槩雖云若此然猶有不可槩論者仍宜詳察如左

按傷寒諸書皆云心爲君主之官開竅於舌心主火腎主水黑爲水色而見於心部是爲鬼賊相刑故知必死此雖據理之談然實有未必然者夫五行相制難免無尅此其所以爲病豈因尅爲病便爲必死第當察其根本何如也如黑色連地而灰黯無神此其本原已敗死無疑矣若舌心焦黑而質地

紅活未必皆爲死證陽實者清其胃火火退自愈何慮之有
其有元氣大損而陰邪獨見者其色亦黃黑眞水涸竭者其
舌亦乾焦此腎中水火俱虧原非實熱之證欲辨此者但察
其形氣脉色自有虛實可辨而從補從清反如水炭矣故凡
以焦黑乾澀者尚有非實非火之證再若青黑少神而潤滑
不燥者則無非水乘火位虛寒證也若認此爲火而苦寒一
投則餘燼隨滅矣故凡見此者但當詳求脉證以虛實爲主
不可因其焦黑而執言清火也傷寒固爾諸證亦然

新按 余在燕都嘗治一王生患陰虛傷寒年出三旬而舌黑

之甚其芑刺乾裂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脉則無力神則昏沉羣醫謂陽證陰脉必死無疑余察其形氣未脫遂以甘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涼水以滋其標蓋水爲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若苦寒傷氣者之比故於津液乾燥陰虛便結而熱渴火盛之證亦所不忌由是水藥並進前後凡用人參熟地輩各一二斤附子肉桂各數兩冷水亦一二斗然後諸證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復矣但察其舌黑則分毫不減余甚疑之莫得其解再後數日忽舌上脫一黑殼而內則新肉燦然始知其膚腠焦枯死

而復活使非大微滋補安望再生若此一證特舉其甚者紀之此外凡舌黑用補而得以保全者蓋不可枚舉矣所以凡診傷寒者當以舌色辨表裏以舌色辨寒熱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舌色辨虛實則不能無誤蓋實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能黑以水虧而枯也若以舌黃舌黑悉認爲實熱則陰虛之證萬無一生矣

古按 金鏡錄曰舌見全黑色水尅火明矣患此者百無一治治者審之○薛立齋曰余在畱都時地官主事鄭汝東妹婿患傷寒得此舌院內醫士曾禧曰當用附子理中湯人減驚

駭而止及其困甚治棺曾與其鄰復往視之謂用前藥猶有生意其家既待以死拚而從之數劑而愈大抵舌黑之證有火極似水者卽杜學士所謂薪爲黑炭之意也宜涼膈散之類以瀉其陽有水來尅火者卽曾醫士所療者是也宜理中湯以消陰翳又須以老生薑切平擦其舌色稍退者可治堅不退者不可治

又按 弘治辛酉金臺姜夢輝患傷寒亦得此舌手足厥冷吃逆不止衆醫猶作火治幾致危殆判院吳仁齋用附子理中湯而愈夫醫之爲道有是病必用是藥附子療寒其效可

數奈何世皆以爲必不可用之藥寧視人之死而不救不亦
哀哉凡用藥得宜效應不異不可便謂爲百無一治而棄之
也

飲水 十九

凡傷寒欲飲水因內水消竭欲得外水自救若大渴欲飲一升
止可與一碗常令不足不可太過若恣飲過量使水停心下則
爲水結胸留於胃則爲噎爲噦溢於皮膚則爲腫蓄於下焦則
爲癰滲於腸間則爲利下皆飲水太多之過也又不可不與又
不可強與故曰若還不與非其治強飲須教別病生也

凡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而不欲嚥者以熱在經而裏無熱也
必將爲衄不可與涼藥

按飲水一證本以內熱極而陽毒甚者最其相宜若似乎止宜
實邪不宜於虛邪也而不知虛證亦有不同如陽虛無火者
其不宜水無待言也其有陰虛火盛者元氣旣弱精血又枯
多見舌裂唇焦大渴喜冷三焦如焚二便閉結等證使非藉
天一之精何以濟然眉之急故先宜以冰水解其標而繼以
甘溫培其本水藥兼進無不可也其有內真寒外假熱陰盛
格陽等證察其元氣則非用甘溫必不足以挽回察其喉舌

則些微辛熱又不可以近口有如是者則但將甘溫大補之劑或單用人參煎成湯液用水浸極冷而飲之此以假冷之味解上焦之假熱而真溫之性復下焦之真陽是非用水而實亦用水之意余用此活人多矣誠妙之甚者也惟是假熱之證則證雖熱而脈則微口雖渴而便則不閉者此而欲水必不可與若誤犯之則其敗泄元陽爲害不小有不可不慎也

三陽陰證辨

二十

足太陽膀胱經病凡發熱頭痛腰脊強肩背痛脈浮緊者是皆

太陽證也若肩背畏寒惡心欲嘔或眼目無神不欲見人喜暗
畏明眼眶酸澁或喜向壁卧或戴眼上視或頭傾身痛甚或顏
色清白隱見青黑或丹田無力息短聲微氣促而喘或咽中閉
塞或角弓發瘕或小水清白或失小便或小便短赤而內不喜
冷凡脉見浮空無力或沉緊細弱者皆太陽合少陰之陰證也
○足陽明胃經之病凡發熱頭目痛不得眠脉長而數者本皆
陽明證也若面鼻惡寒面色青白或鼻尖冷口氣不熱或唇口
青白微黑或氣短聲微鼻息不長懶於言語或戴陽面赤昏沉
困倦多眠或煩燥面赤身熱虛狂假班脉反微細無力或身雖

發熱反欲得衣或口渴不欲飲水并水漿不入或惡寒寒慄惡
心嘔逆或肉瞤心悸或動氣見於胸腹或四肢無力身重懶於
舉動或手足自冷或肌肉之間以手按之殊無大熱或大便不
實自利腹痛凡脉見浮長無力或短細結促者皆陽明合太陰
之陰證也○足少陽膽經之病凡發熱頭耳牽痛脇肋痛往來
寒熱脉見弦數者本皆少陽證也若身雖微熱而時作時止時
多畏寒或耳聾或頭暈或眼目羞澁或多驚怯恐畏或嘔苦吐
酸或惡心喜煖或瓜青筋急囊縮或厥逆下利腸鳴小腹痛凡
脉見弦數無力而沉細微弱者皆少陽合厥陰之陰證也○以

上乃三陽經之陰證陰證者卽陽虛之證也皆大忌寒涼尅伐之藥妄用卽死余恐將來復有如李子建之流者故特揭而用之爲提醒後人之鑑云

再論陰證陽證及李子建傷寒十勸之害 二十一

天地間死生消長之道惟陰陽二氣盡之而人力挽回之權亦惟陰陽二字盡之至於傷寒一證則尤切於此不可忽也第傷寒之陰證陽證其義有二所謂二者曰經有陰陽證有陰陽也經有陰陽則三陽爲陽證三陰爲陰證證有陰陽則實熱爲陽證虛寒爲陰證凡經之陰陽則有寒有熱故陽經亦有陰證陰

經亦有陽證證之陰陽則有假有真故發熱亦有陰證厥逆亦
有陽證此經自經而證自證乃傷寒中最要之綱領不可混也
而今之醫流多不明此故每致混指陰陽肆行剋伐殺人於反
掌之間而終身不悟深爲可慨原其由然非無所本蓋本於李
子建之傷寒十勸十勸之中惟八勸曰病已在裏不可發汗九
勸曰飲水不可過多十勸曰病後當忌飲食房勞凡此三者皆
爲得理然亦人皆知之無待其爲勸矣此外七勸則悉忌溫補
如一勸云傷寒頭痛及身熱便是陽證不可服熱藥若此一說
乃悉以陽經之表病認爲內熱之陽證治以寒涼必殺人矣觀

仲景治太陽經傷寒頭痛發熱無汗者用麻黃湯頭痛發熱汗
出惡風者用桂枝湯太陽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身體疼痛者當
救其裏用四逆湯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出汗則愈宜麻黃
湯凡此之類豈非皆用熱藥以治陽經之頭疼發熱乎且凡寒
邪之感人必先入三陽之表所以爲頭疼發熱等證使於此時
能用溫散則淺而且易故岐伯曰發表不遠熱是誠神聖傳心
之旨惟仲景知之故能用溫散如此是豈果陽經之病便是陽
證耶經證不明而戒用溫熱最妄之談此其一也又三勸曰傷
寒必須直攻毒氣不可補益若據此說則凡是傷寒盡皆實證

而必無虛證矣何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寒則真氣
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又觀仲景論傷寒之虛證虛
脈及不可汗吐下者凡百十餘條此外如東垣丹溪陶節菴輩
所用補中益氣回陽返本溫經益元等湯則其宜否溫補槩可
知矣矧今之人凡以勞倦七情色慾過度及天稟薄弱之流十
居七八使以此輩一旦因虛感邪若但知直攻毒氣而不顧元
陽則寇未逐而王先傷鼠未投而器先破顧可直攻無忌乎凡
受斯害死者多矣妄談之甚此其二也又三勸曰傷寒不思飲
食不可服溫脾胃藥據此一說則凡見傷寒不食者皆是實熱

證而何以仲景有曰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
中虛冷故也又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以
其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
中虛冷故也又曰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若此
之類豈非皆寒證之宜溫者耶但傷寒之熱證固不能食而寒
證之不食者尤多以中寒而不溫脾則元陽必脫而死矣此妄
談之三也又四勸曰傷寒腹痛亦有熱證不可輕服溫煖藥據
所云亦有熱證則寒證居多矣寒痛既多則何不曰不可輕服
寒涼藥而特以溫煖爲禁者何也獨不見仲景之治腹痛有用

真武湯者有用通脉四逆湯者有用四逆散加附子者有曰手足厥冷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膀胱關元也使以此證而亦忌温煖則寒在陰分能無斃乎此妄談之四也再如五勸之傷寒自利不可例服補藥煖藥止瀉藥六勸之禁用艾火七勸之手足厥冷不可例作陰證等說總屬禁熱之談余亦不屑與之多辨第拓取聖賢成法明哲格言再悉於此用救將來是誠今日之急務也因詳考仲景傷寒論見其所列三百九十七法而脉證之虛寒者一百有餘一百一十三方而用人參者二十用桂附者五十有餘又東垣曰實火宜瀉虛火宜補又薛立齋曰

大凡元氣虛弱而發熱者皆內真寒而外假熱也。凡若此者，豈皆余之杜撰耶？豈子建諸人一無所見耶？若無所見，胡可妄言？若有所見，胡敢妄言？今觀彼十勸之中，凡禁用溫補者居其八九，而絕無一言戒及寒涼，果何意哉？因致末學認爲聖經，遂悉以陰證作陽證，悉以虛證作實證，但知涼瀉之一長，盡忘虛寒之大害。夫生民元氣足者，其幾能堪此潛消暗剝之大盜乎？嗟！嗟！何物匪才，敢言十勸。旣不能蒐羅訓典，明析陰陽，又不能揣摩實虛，原終要始，總弗求陽德之亨，全不識冰霜之至。後學者多被所愚，致造終身之孽，無辜者陰受其戮，詎思冤魄可憐。余

痛等證二日在陽明則爲目痛鼻乾不眠等證三日在少陽則爲耳聾脇痛寒熱口苦等證四日在太陰則爲腹滿自利等證五日在少陰則爲舌乾口燥等證六日在厥陰則爲煩滿囊縮等證此傷寒傳經之大槩也然病有不同證有多變故不可以一定之法鑿鑿爲拘今人有不知察變者每按日按經執方求治則證多不合益見其難矣卽如發熱無汗頭痛者宜於發汗本太陽經之證治也然仲景曰陽明病外證云何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此陽明之發熱也曰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此陽明之無汗頭痛也曰傷寒

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此少陽之頭痛發熱也凡三陽皆爲表證而惟少陽則曰半表半裏不可發汗然法曰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豈非少陽亦所當汗乎此三陽之治宜乎若此至於三陰則亦有若此者如曰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脉沉者宜麻黃附子細辛湯曰厥陰證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凡此皆三陰之發熱三陰之當汗者也至於下證則惟獨少陽爲半表半裏之經

若不知恐邪氣乘虛內陷故不可攻其他五經皆有下證由此觀之則三陽何嘗無裏證三陰何嘗無表證故善治者但見表邪未解卽當解表若表證未解不可攻裏也但見裏證已具卽當攻裏若裏證未實尚宜和解也或汗或和或下但當隨證緩急而用得其宜卽古今畫一之法也

論古法通變 二十三

凡用藥處方最宜通變不可執滯觀仲景以麻黃湯治太陽經發熱頭痛脉浮無汗之傷寒而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亦用之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亦用之此麻黃湯之通變也

又如桂枝湯本治太陽經發熱汗出之中風而陽明病如瘧狀
日晡發熱脉浮虛宜發汗者亦用之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
當以汗解者亦用之太陰病脉浮可發汗者亦用之厥陰證下
利腹脹滿身疼痛宜攻表者亦用之此桂枝湯之通變也又如
小柴胡湯本治少陽經脇痛乾嘔往來寒熱之傷寒而陽明病
潮熱胸脇滿者亦用之陽明中風脉弦浮大腹滿脇痛不得汗
身面悉黃潮熱等證亦用之婦人中風續得寒熱經水適斷熱
入血室如瘧狀者亦用之此小柴胡之通變也由此觀之可見
仲景之意初未嘗逐經執方而立方之意多有言不能悉者正

神不可以言傳也所以有此法未必有此證有此證未必有此方卽仲景再生而欲盡踵其成法吾知其未必皆相合卽仲景復言而欲盡吐其新方吾知其未必無短長於戲方烏足以盡變變胡可以定方但使學者能會仲景之意則亦今之仲景也又何必以仲景之方爲拘泥哉余故日用藥處方最宜通變不當執滯也雖然此通變二字蓋爲不能通變者設而不知斯道之理又自有一定不易之要焉苟不知要而強借通變爲譚柄則胡猜亂道何匪經權反大失通變之旨矣

按傷寒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惡寒體痛嘔逆脉陰陽俱緊無汗而喘者名爲傷寒麻黃湯主之○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爲中風桂枝湯主之此以無汗脉緊者爲傷寒故用麻黃湯有汗脉緩者爲中風故用桂枝湯是其辨也又論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然何以又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陽明病日晡所發熱脉虛浮者宜發汗發汗宜桂枝湯是豈桂枝爲止汗者耶但麻黃湯無芍藥而用麻黃桂枝湯無麻黃而用芍藥蓋桂枝性散芍藥性歛以芍藥從桂

枝則桂枝不峻以桂枝從芍藥則芍藥不寒然以芍藥之懦終不勝桂枝之勇且芍藥能滋調營氣適足爲桂枝取汗之助故桂枝湯亦是散劑但麻黃湯峻而桂枝湯緩耳故凡寒邪深固者恐服桂枝不能解表則反以助熱所以脈緊無汗者宜麻黃不宜桂枝若脈浮緩有汗或浮弱者以其風邪尚淺宜桂枝不宜麻黃也此麻黃湯爲發表之第一而桂枝湯則解表之次者也今時醫不能察此但聞汗不出者不可與桂枝便謂桂枝能止汗誤亦甚矣而不知止汗在芍藥不在桂枝也但桂枝性溫能強衛氣如內經曰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仲景曰極寒反汗

出者此亾陽而汗也助陽乃可以止汗則正宜用桂枝矣○又傷寒論以太陽病無汗脉緊者爲傷寒汗出脉緩者爲中風此風寒之辨也然大青龍湯證治曰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是豈非太陽中風亦有脉緊無汗者耶可見風之與寒本不相遠但風邪淺而寒邪深耳淺屬陽而深屬陰耳且近見外感寒邪者率皆傷寒發熱脉緊無汗等證至於中風一證謂其脉緩有汗而復發熱者其病本不多見卽有之亦必外因者少而內因者多也倘學者以風寒二字及麻黃桂枝二湯心欲分其陰陽同異而執以爲辭

則失之遠矣本門前卷有風寒辨宜并察之

論今時皆合病併病 二十五

余究心傷寒已久初見合病併病之說殊有不明而今始悉之
夫所謂合病者乃二陽三陽同病病之相合者也併病者如太
陽先病不解又併入陽明少陽之類也觀仲景曰二陽併病太
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若太陽病證不
罷者不可下按此云轉屬陽明則自太陽而來可知也云太陽
病證不罷則二經皆病可知也凡併病者由淺而深由此而彼
勢使之必然也此合病併病之義而不知者皆以此爲罕見之

證又豈知今時之病則皆合病併病耳何以見之蓋自余臨證以來凡診傷寒初未見有單經挨自相傳者亦未見有表證悉罷止存裏證者若欲依經如式求證則未見有如式之病而方治可相符者所以令人致疑愈難下手是不知合病併病之義耳今列其大畧如左

一合病者乃兩經三經同病也如初起發熱惡寒頭痛者此太陽之證而更兼不眠卽太陽陽明合病也若兼嘔惡卽太陽少陽合病也○若發熱不眠嘔惡者卽陽明少陽合病也○若三者俱全便是三陽合病三陽合病者其病必甚